

雪琰◎著

是否记忆真的拥有它的颜色
那浮浮沉沉
缠绕绵绵的痛
如同寂寞的乐曲
在内心深处
清晰地划出几道伤口
命运的轨迹
渐渐消逝在尘世的尽头



帝王之血

血继封印解开之后，重霄剑已经完全消失了，出现在石鼎上方的是一柄纯琉璃般的巨剑，剑身内隐现出鲜红的血脉，剑柄处有清晰镂刻的纹路，赤红色的光芒在它体内游走。
帝王之剑！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付良举、雨魔 作序
倾情推荐



雪琰◎著



帝王之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诛·帝王之血 / 雪琰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53-4368-0

I. 天...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044 号

书 名	天诛·帝王之血				
©	雪琰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 页	4 页
印 数	1-10 000	印 张	17.75	字 数	264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980 毫米			开 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4368-0			定 价	2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精彩序幕，华丽转身

付良举

就个人而言，雪琰的文字自己历来十分喜欢，但这并非我要谈论的核心。

记得初次读完她的第一本书《紫色星昼》的那天晚上，绚丽纷飞的文字深深打动了，但真正让我感动的是那些缥缈的文字背后细腻的情感，作者将青春的惆怅与无奈，情感的坚持与放弃，短暂的相聚与离别……一一呈现眼前，仿佛是她的宣言，但却如此隐晦，而在故事的结尾一切却是水到渠成的自然。于是，在她的处女作的序言里我曾写下：这些缥缈的人物仿佛有了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些文字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隐现的容颜，却那么无能为力。

时隔一年，仿佛还是昨天，我依旧坐在兰州的房间里，认真读完王钊编辑发给我的雪琰的第二部作品，就是大家将要阅读下去的《天诛·帝王之血》。在今天，在我将要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晴朗夜晚的情景，我读完《天诛·帝王之血》，独自站在阳台上，朝南望去，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自己曾经对雪琰的评价：对于那些有天分的孩子，年龄已经不再是他们迈向成功的羁绊。那天晚上，久别的因为阅读而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觉让自己再次无法平静，《天诛·帝王之血》里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在我读完全文之后依旧没有消散，事实正是如此，我望着天的南方，除了欣慰，只是再一次坚定地祝福这个在北方以南暗暗努力的素未谋面的女孩继续进步。

我时常在想文字的作用，那些用文字架构的故事意义又是什么？我们都清楚，精神的感触可以让人感到喜悦、哀伤，或者愤怒、迷惘，然后是长长的思索：为什么要活着？我们究竟想要什么？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爱与恨又如何穿越那层似远似近的距离？如果没有思索，只是肆无忌惮地臆想，除了目睹一场风花雪月或者荒诞不经的闹剧，还能得到什么？

果真如此，无疑是文学的悲哀。

可贵的是，《天诛·帝王之血》并没有纠缠于儿女情长，或是一味追求情节的光怪陆离，这是有关一个王朝的史卷，所有的角色用各自认同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剑凌孤单与落拓的坚持、风翌尘报复与良知的挣扎、滴月爱情与家仇的游离、蓝氏兄弟纯真与桀骜的对峙……这里有正义与邪恶，有战争与阴谋，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勇气，有无法推卸责任的承担，应该说这是一个属于男子的世界，而它的构建者却是个女生。传说、王朝、战争、力量、阴谋、情感……所有的一切成为顺从的棋子，在作者的摆放下，一点一点地联结，逐渐成为一幅清晰的画面。

而这并非全部，真正令我惊诧的是，在这本书里依旧是华丽婉转的文字，却多了一份直透纸背的冷静！同为作者，我清楚什么对于写作者最难把握，写作需要激情，却不能过于表露，作品的完成意味着脱离的开始，成熟的作品不应该再有作者的纠缠。很多时候，作为读者我们愤怒、我们激动、我们痛恨，甚至责备作者的“残忍”，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好人总有磨难，而坏人却能平步青云？我们甚至想到假如自己是作者应该如何去写，而事实上，面对那些冷静的文字，我们却找不到作者的影子，我们无能为力，仿佛一切本该如此。很多事情，开端是缘于激情与执著，很多事情，成功却是因为冷静与参悟。成长原本就是一种蜕变，一种自我的不断磨炼。在文学的道路上，每个成功的作者都必将完成“倾诉者”到“描述者”的转变，没有人可以逃避，置身局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方向，终点相同，时间与距离却不相同，因为激情与冷静的度量成为无数人终究无法逾越的大山。

序幕拉开，雪琰完成了自己写作之路的华丽转身，却也给我留下了很多未知的悬念，只期盼，在《天诛》第二部完结之后，自己依旧能够先睹为快。

序二

清晰的悲凉 雨魔

据说，当整个世界形成的时候，神和魔的力量就被封存在一起。天驱石坚固守护着王朝的根基，守护着神圣的光环，更加守护着每个人内心那一处纠结的欲望。

九宫殿，不甘万世寂寞，宁遭世人唾弃，妄图用天驱石解开天诛之文的结印，逆天进入神界，便能无牵无挂，白云苍狗。

统一的王朝，一夜间灰飞烟灭，背叛的惊异远不比灭门的血海深仇。踉跄逃亡，一路死尸，颤抖痛迎命数。

十年后。

风翌尘，帝王之剑。十八岁的少年，他的出世使混沌天地光芒四射！他们的重逢将人界引入神魔之境！九宫之阵的传说，神祇的传奇，导致红翼乐土千秋伟业分崩离析。一位能刺破苍穹的惊世强者在战火中崛起，他以悲凉的怀念、刻骨的痛恨、不屈的战意与传说中的帝王之剑融为一体，并以真身与裂魂展开天地风云。

这是一个少年王子复仇的故事，他的目的很简单，这无关于王位，也无关于权势和金钱，只是为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为了自己曾经幸福的家庭，所以他立誓要杀死破坏了这一切的背叛者，昔日父亲手下的大将。但是当他十八岁习成九宫绝艺下山时才发现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权势，是艳毒的罂粟，信仰让它达到极致。人们并不在乎信仰背后的

罪恶，他们参拜和信奉只为了满足心灵深处的热切渴望，甚至洗涤逐渐荒乱的血腥。权势使人疯癫，腐蚀着一切它能腐蚀的东西。

正与邪，忠义与背叛，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身心俱爱，所以让她亡，勾起心底最深处沉睡的凡尘旧梦。因为家仇国恨，所以抵上身魂，点燃平静乐土的肆虐狼烟。因为帝位权势，所以骨肉相残，丢弃命中注定相互扶持的诺言……

这就是《天诛》中力图要刻画出的正义与邪恶，信仰与腐朽。在我看来，作者的刻画还是成功的，因为文章读起来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心情也随着主人公的经历而跌宕起伏。虽然有些地方看起来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这种程度对于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作者已经难能可贵了。希望她的下一本书会有更好的表现。文字看起来精细而雅致，带着淡淡的沧桑和冷漠，像是一杯冷酒，但是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却是激烈的感情。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本书，也希望作者的这本书会得到更多的读者支持。



第一章 天象惊变/1

“笑脸”和“哭脸”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衣冠整齐，面色沉静。从他的眼神和紧闭的嘴角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坚毅与正直，他腰间悬着一柄长剑，剑柄用很名贵的绸缎包裹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这个中年男子的名气绝不比“笑脸”和“哭脸”小，他就是蝙蝠洞洞主萧小小，没有人会不知道他，更不会有人不知道他的正直与果敢。

可是这样的三个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

第二章 遗失的梦/13

风翌尘当然也知道老板娘在想什么，当年他才八岁，整个红翼国强大的王室宗亲在叛乱中尽数被杀，父亲当时就死在他的脚边。

当年他亲眼看见父亲的妃子季云一剑刺穿了父亲的胸膛，而父亲则一掌将她毙命。风翌尘忘不了季云最后微笑的表情，而父亲的表情坚硬得如同岩石，那时父亲才知道季云乃是岱吉国的公主，而岱吉国则被黔莫所灭。季云参与了蓝青的叛变，也给了黔氏最致命的一击。

第三章 黑羽箭/26

离寂脸上也泛起青光，双手如拉弓般撑开，黑色的光芒突然化成了

一张弓的形状。光芒渐渐收敛，最后在弓上凝出了一支布满黑色羽翼的箭。

风翌尘脸色微变：黑羽箭！

第四章 ● 大漠小筑/36

碧沙眨了眨眼睛，有些俏皮地反问道：“公子曾经听说过一个叫‘大漠小筑’的地方吗？”

风翌尘又看了碧沙一眼，道：“这里就是大漠小筑？”

碧沙点点头，又笑道：“你一定还想问你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风翌尘没有说话，他在等着回答。

第五章 ● 帝王之剑/50

血继封印解开之后，重霄剑已经完全消失了，出现在石鼎上方的是—柄纯琉璃般的巨剑，剑身内隐现出鲜红的血脉，剑柄处有清晰镂刻的纹路，赤红色的光芒在它体内游走。

帝王之剑！

第六章 ● 九宫重现/68

“九宫殿并非什么地方，而是一个组织的名字，一共只有九个人，但仅仅这九个人，却可以改变一切。”老者声音低沉，“这是一个千年之前就存在的组织，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出现于何时，但每次他们的出现都会给人世带来灾难。”

第七章 ● 重回故地/81

夕阳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少年停住脚步，抬起头望了一眼天幕，瞳孔中的色泽瞬间随着天幕一并燃烧起来，那是血与火的交融，是杀气。

风翌尘的瞳孔渐渐收缩。沧澜城，阔别了十年的地方。

第八章 落泪无声/99

烟尘雪怔怔地凝视着蓝心翼，美丽的双眸之中似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只是在这一刻，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自己的心境，只能默默地凝望着他。十一年了，这十一年里，大家都变了吧。唯一不变的也许只是过往的记忆，那些永远消磨不去也永远无法重复的过去。烟尘雪的双眸中仿若闪过一丝泪光。

第九章 天驱石/114

片刻犹豫后，他突然又想起了姐姐，想起了过往的一切，若不是蓝青，一切都不会改变。

想到这里，风翌尘突然冷笑道：“天下苍生……天下苍生，你好一颗慈悲之心！天地不仁，它既不容我，我便要将其毁去！”

第十章 孤独之战/126

风翌尘仰天长啸，声音震动天地，年轻而苍白的脸上此时充满了沧桑之感，那双眸子如同穿越了亘古的宿命，如同坠落千年的星辰，在瞬间发出照耀天地的光辉。

那是神，是神祇！

帝王之剑发出悠古的鸣响，剑身完全被包裹在一束刺眼的红光之中，那束红色的光芒似乎还在渐渐拉长，拓宽。

第十一章 沧澜故人/145

九宫乾使略带歉意地笑了一下，道：“让你们久等了，不过途中恰巧遇见了一位故人，因此耽搁了点时间。”

“故人？”九宫离使不禁微微一怔，“什么故人？”

九宫艮使的目光也望了过来，似乎也有些在意这位故人的身份。

第十二章 那一夜的清冷/157

可是不论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爱，她都决心要杀了剑凌，这个夺去了

她幸福的男人，这个给了她最深的痛苦和伤害的男人，这个将她的尊严全部践踏的男人，这个她依然深爱的男人。

她本就爱得卑微，可是现在，她甚至觉得自己的恨也一样的卑微。

第十三章 摘星楼/172

今天摘星楼里的人虽多，却很安静，似乎已经安静了太长时间。所有人脸上都看不出任何情绪，所有人都安静地喝着茶或酒，吃着小吃，因为偌弧在这里。只要偌弧在这里，就没有人敢动，除非这个人确实不想活了。

可是，也正因为偌弧在这里，也没有人舍得走。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偌弧留在这里的理由，这里似乎必然要有事情发生。所有人都在等，在等一个人，一个来送死的人。

第十四章 病态少年/182

这个病态少年用一只瘦弱的手掩着大衣的领口，缓缓地走进了摘星楼，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手不但没有血色，甚至有些乌青，瘦弱得连每一根骨节都可以看得分明。他的脚步轻而且缓慢，似乎每一步都有些艰难，但节奏却连一丝也没有改变过，而且绝不会改变。

第十五章 月影暗杀术/194

整个摘星楼仿佛被一种无形而冰冷的气息贯穿，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所有人眼前看到的画面竟开始渐渐碎裂，颤动，耳朵里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变得遥远，遥远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而他们自己似乎也如同这些画面一般渐渐将要破碎。

这幽绿色的光晕竟仿佛要将整个空间都撕裂开一般。

第十六章 听花小榭/206

从来没有人敢动牡丹园，因为沧澜城有一处叫摘星楼的地方，知道摘星楼的人就不会不知道牡丹园，因为摘星楼就是牡丹园的地盘，牡丹

园的主人，就是方君子。

第十七章 尘封往事/216

风翌尘面对着苍穹，眸子中的神色缓缓变化。似乎过了很久，他垂下目光凝视着自己左手上套着的纯白色戒指，戒指上淡蓝色的光芒越来越盛，终于他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缓缓地道：“因为我就要离开了。”

第十八章 埋藏千年的秘密/227

因梦幽幽地叹息了一声，伸出一只素白的手轻轻拂在那暗红色的球体上，球内赤红色的光芒如同被吸引一般渐渐全部转向了她的手心，她的手也立刻变成了半透明的暗红色。赤红色的光芒越积越密，终于从她的指间涌出，五道赤红色的光芒在黑暗中划过五道完美的弧线，从众人头顶无限地延伸，虚空中仿佛传来了刺破苍穹的猎猎响声。

第十九章 命中的归宿/241

他已看见了黔雪。

那个雪白美丽的身影孤独地站立在后山的崖边，风鼓起她雪白的长裙，吹散了她漆黑的长发，长发下的脸美丽而苍白，苍白中带着无尽的幽怨。

第二十章 希望/257

沉默了片刻，夜非衣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凝视着风翌尘的双眸，缓缓地道：“我没有办法让时间回到过去，没有办法为你弥补曾经的遗憾，不过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风翌尘看着她，目光又一次变得冷漠。

夜非衣轻轻一笑，道：“我之所以要带你去见他，是因为他能做到这个世上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

第一章 天象惊变



“笑脸”和“哭脸”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衣冠整齐，面色沉静。从他的眼神和紧闭的嘴角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坚毅与正直，他腰间悬着一柄长剑，剑柄用很名贵的绸缎包裹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这个中年男子的名气绝不比“笑脸”和“哭脸”小，他就是蝙蝠洞洞主萧小小，没有人会不知道他，更不会有人不知道他的正直与果敢。

可是这样的三个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



洛阳镇，初秋。

这是一个偏远的小镇，偏远而荒凉。

你甚至可以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这样一群人。

路，是泥泞的小路，布满了不知多少年间遗留下的脚印。房屋是用简陋的木材搭建而成的，看上去仿佛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人，仿佛仅仅只代表着生存的痕迹。

这本应只是一个村落，但是这里的人却偏偏给它取名为“洛阳镇”。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偏远而荒凉的小镇中，竟然有一个小小的茶馆。

茶馆就摆在泥泞的小路边，一张桌子，一壶茶，一个简陋的顶棚，还有一个守着茶馆的老头。老头姓曾，他的背很驼，驼到你只能先看到他





的背,然后才能看到他的脸。

这样偏僻的地方本不应该有茶馆,因为这样的地方本就不应该有人来。可是现在,曾老头的小茶馆中不但有人,而且还不止一个。

破旧而简陋的木桌旁,此时正坐着三个人,三个都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的人。

曾老头还不知道,过了今天,“落阳镇”这三个字将传遍世间的任何一个角落。

其中两个人身材与服饰都极其相似,圆桶似的身体,香肠般粗大的手指,花花绿绿的服饰,丑陋无比的脸,搭配在一起只有说不出的诡异与恐怖。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表情:一个哭丧着脸,仿佛所有人都欠了他的钱一般;另一个满脸堆积着欢笑,仿佛刚捡到一笔不义之财一样。

这两个人如果出现在其他地方,不知多少人要吓得肝胆俱裂,没有人会不知道“笑脸”和“哭脸”两兄弟,他们凶残的性格和泯灭人性的手法使无数人丧生在他们手中。

可是曾老头却不认得他们,他只是用好奇的目光不断打量着坐在他茶馆中的三个人。

“笑脸”和“哭脸”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衣冠整齐,面色沉静。从他的眼神和紧闭的嘴角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坚毅与正直,他腰间悬着一柄长剑,剑柄用很名贵的绸缎包裹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这个中年男子的名气绝不比“笑脸”和“哭脸”小,他就是蝙蝠洞洞主萧小小,没有人会不知道他,更不会有人不知道他的正直与果敢。

可是这样的三个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

曾老头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

茶早已经凉了,却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他们难道是在等待着什么?

曾老头很想说些什么,但他能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息弥漫在四周,他吞了一口唾沫,也将想要说的话吞回了肚子。

“笑脸”和“哭脸”一直用一种奇特的目光注视着萧小小,这种目光中



甚至带着一丝野兽般的凶残，可是他们却一直这样坐着，仿佛将永远这样坐下去。

萧小小在两兄弟目光的注视下，终于忍不住打破了这样尴尬的气氛：“老人家，这样偏僻的地方难道经常有人来吗？”

“笑脸”显然也是个爱凑热闹的人，立刻接口道：“难道你自己不是人吗？难道我们兄弟俩不是人吗？”

萧小小不动声色，装作没听见。曾老头却忍不住笑了，他反问道：“难道你们不是为了那个来的吗？再晚一些可能就更危险了。”

萧小小脸上露出了迷茫之色。“笑脸”却又立刻接过了话头：“那个是什么？老头子说话不清不白的，小心我把你撕成碎片。”

曾老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退了一小步道：“难道各位不是为了那东西来的吗？”

“哭脸”霍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道：“老家伙，你到底说不是什么东西！”

曾老头吓得又倒退了一步。萧小小皱起眉头，神色间现出了说不出的厌烦之意，他向曾老头略带歉意道：“老人家，你别怕，没有人会伤害你的。不过你说的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曾老头缓缓神，接着他将高耸的背脊转向萧小小等人，手指着北方，道：“你们看那座雪山，这世界上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雪山，它叫天雪山。”

曾老头背对着他的客人，因此并没有看到当自己提到这座山时，那三个人脸上奇异的神色，甚至带着一丝恐惧。

当曾老头转过身来的时候，这三个人脸上的神色又恢复了常态，他继续道：“这天雪山中有一种极其名贵的药材，但究竟是什么，我老头子也不知道。偶尔会有痴迷于医药的人，到山中去采集这种药材，所以我在这里开了这茶馆，以便他们可以喝杯热茶。不过，他们十之八九都没有再回来了，其实世上有什么东西会比命更珍贵？”

萧小小微微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

“笑脸”脸上露出了贪婪之色，道：“到底是什么宝贝，我也想要。”





“哭脸”露出了恐惧之色，道：“哥哥，你难道不要命了？”

“笑脸”立刻闭上了嘴。

曾老头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事，来回审视着三位客人，问道：“不过你们既然不是为了采集药材，又为什么会到我们这小镇上来？”

萧小小等人听到这句话，都不由自主地对望了一眼。这一瞬间，他们之间仿佛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本不应该在他们身上出现的默契。

突然，“笑脸”和“哭脸”的目光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一般，一齐越过萧小小的身体，停留在他身后。从他们的目光中，萧小小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寒意，他忍不住也转过了头。

荒凉的小路尽头，缓缓走过来一个身影，一个漆黑的身影。

这个身影的背后便是曾老头口中的那座雪山，这个人难道是从雪山中来的？曾老头也瞪大了眼睛，从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出这件事究竟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萧小小的瞳孔在收缩，他坚毅的眸子中流露出某种痛苦之色。而“笑脸”和“哭脸”两兄弟此时却已经站了起来，他们独特而丑陋的瞳孔中仿佛闪烁着某种急切而兴奋的感情，甚至是一种期待，但是无论谁看到这种神色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可是有一个人却好像完全没有看见。

漆黑的身影在一点点靠近，当这个人完全进入众人的视线中时，四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诧之色。

这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少年，漆黑的长袍裹住了他修长而挺拔的身躯，他的脸苍白而俊美，苍白得如同雪山上长年不化的冰雪，俊美得如同巧匠精心雕琢出来的工艺品，然而一双眸子却漆黑得如同暗夜的天幕，漆黑而冷漠。

一种超越了时间限制的冷漠，原本绝不会出现在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身上。

少年从远处缓缓走近，又缓缓走过这简陋的茶馆，没有朝任何人看上一眼，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见，还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他看上一



眼？

曾老头感到自己手中的茶壶在颤抖，因为一种奇特而令人窒息的气息渐渐在茶馆中弥漫开来。他不知道这种气息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可以看到茶馆中的三双瞳孔闪现出如刀锋般凌厉的光芒。

就在刹那之间，曾老头突然觉得从自己的茶馆中蹿出了三道影子。等他回过神来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客人们已经从茶馆中消失了，他瞪大了眼睛，似乎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黑袍少年止住了脚步。

他的面前站着三个人，三个刚才还坐在茶馆中的人。他们三个看着他，而他却在看着自己的左手，苍白而纤细的手。

“笑脸”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凶残而振奋的神色，他的嘴咧得很大，仿佛要将他整张脸都撑开一般。

萧小小注视着眼前的少年，右手已悄悄地放在了剑柄之上：“你就是风翌尘？”

黑袍少年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还在看着自己的左手，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动一下。萧小小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在自己的右手上，使他无法拔出那柄剑。

“笑脸”与“哭脸”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僵硬起来，仿佛硬生生被人拉扯着脸上的肌肉，显得无比的诡异与恐怖。

过了很久，黑袍少年才缓缓放下了自己的左手，抬头将目光缓缓从三个人的脸上扫过，最后停留在极其遥远的地方，他的眸子里仿佛是虚无的，虚无中却透出一股寒意。

萧小小感觉到自己的眼角在少年刹那间的注视下，莫名地跳动了一下。

“哭脸”终于忍耐不住了，喊道：“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风翌尘？”

“笑脸”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硬，也低沉着嗓子喊道：“管他是不是，先杀了再说！”

他虽这么说，但终究还是没有动手，他们都指望着萧小小先拔出那柄剑。

